

# 李渔《十二楼》中的情欲美学研究

[中国] 张琴凤\*·徐晨\*\*

## 目 录

1. 引言
2. 明清时期的情欲美学和文学
3.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具体表现
4.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产生原因探究
5.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价值和局限

## 1. 引言

明清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小说开始盛行，受到市井文化的影响，小说逐渐往通俗现实的方向发展，关注人的世俗生活，情感和欲望，出现了以四大奇书、四大名著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这一时期，以李贽为代表的诸多文人、思想家大力提倡解放天性，肯定人的自然欲求，尊重人的本性欲望。通俗小说的盛行与天性说等理论相互融合促进，逐渐形成了当时尊重情欲、以情欲为美的社会美学思潮。这种情欲美学思潮以李贽的思想为灵魂，它主张以情为美，以欲为美，以世俗为美，此外还融入了汤显祖的至情论和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等，具有鲜明的近代美学特征，它意味着中国古典美学的深层变革。受明清情欲美学思潮的影响，李渔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位代表性文学家，他的文学创作（戏曲、小说）及理论都推崇人性中的自然情欲，着重表现男女的情爱欲望，特别是短篇小说集《十二

\* 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副教授。电邮：qinfeng7710@163.com

\*\* 中国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电邮：1944171042@qq.com

楼》呈现了作家独特的情欲美学观。《十二楼》有十二个短篇的小故事构成，其中描写情爱的有七篇，这七篇故事都有对男女情欲的描写，但不是滥情纵欲，而是强调情欲的自然性和开放性。这种正常的情欲源自人的本能欲望，符合人的自然天性，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反对禁欲和封建包办婚姻，提倡自由恋爱，大胆追求美色和情欲的满足，反对纵情滥欲，尊重人的正常欲求等。李渔《十二楼》中呈现的情欲美学观正是明清时期情欲美学思潮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体现。

## 2. 明清时期的情欲美学和文学

中国是重抒情的国度，抒情艺术传统源远流长，抒情性已成为诗词曲赋和小说等各种文体的重要特征。“情”学作为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先秦两汉的“情志”论（外向的泛生命化的社会人伦感受）到魏晋时的“缘情”说（内向的个体生命的审美精神感受）再到明清时期的“欲情”说（个体生命的情欲感官感受），这种情学观的演变意义在于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语境和价值观念，揭示了人的文化生命自我解放的历程。<sup>1)</sup>中国古代情学思想发展到明清，呈现出一种欲情，即对个体生命感官情欲和本能欲望的关注，这一时期的情学思潮主要表现为以世俗情欲为美的情欲美学思潮。

### 1) 情欲美学的产生及意义

明代中后期兴起的情欲美学思潮主要源于徐渭、李贽等人。宋明时期理学兴盛，出现了以朱熹和程颐为代表的理学流派，他们宣扬存天理，灭人欲，加之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也大力推行理学，禁锢人的自然欲望，对男女之事讳莫如深，并以人的爱欲为恶。在这种尊孔读经，理学盛行的社会风气下，徐渭、李贽等

1) 梅向东，《中国古代诗学“情”论三变》，《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安庆师范学院，2002年7月第21卷第4期，第34页。

人的主情论诗学思想对宋明理学形成了颠覆。徐渭主张文学要表现人心，宣泄人情，这里的人心、人情是自然人性意义上的，他从生物学层面肯定人的生命血肉和生命欲情，这种对人的生命欲情的张扬即是对人血肉生命本身价值的肯定。

李贽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文论家，其情学观更为大胆、直接。他质疑反对灭人欲的理学观，否定道德伦理是人的本性，而提出童心说，认为童心是生命最初的本心，即生命自然直接的本真之情。他认为人的本性源于人的自然欲望，要解放人的天性首先要肯定人的本能欲望。他主张解放人的天性，尊重人的自然欲求和情感欲望。李贽所推崇的自然人性论关注世俗百姓的日常生活，它代表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追求人性权利的民主要求，具有近代启蒙性质。李贽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叛使他被当时推崇正统思想的封建卫道士们斥为无视圣人之道之狂谬之人，但他的这种自然人性思想却在封建秩序的怀疑者汤显祖、冯梦龙以及公安三袁等人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共鸣。汤显祖在他的作品中表达了一种“至情论”的观点，“至情论”主要源于泰州学派，表现为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至情”是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汤显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sup>2)</sup>这种贯通于生死之间的“至情”主要表现为男女生命自然之情，其中人的自然情欲是其根本。受汤显祖的影响，公安三袁主张不拘一格独抒性灵，自然宣泄人的感官情欲，强调肉体和精神相结合，肉体情欲是男女两性生命之情的基础。冯梦龙更是大力宣扬情学，其《情史》中“情”的核心是男女之欲情，这是对汤显祖至情说的进一步阐发。

清代情欲美学思想是在明代李贽等人思想的影响下，由清初顾炎武、陈确、黄宗羲、王夫之、袁枚等人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他们批判封建专制，强调人的私心的合理性和女性做人的权利，反对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肯定自然人欲即人之天理。陈确说：“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可言矣。”<sup>3)</sup>这种观点显然是对李贽人欲说的继承。清代的情欲美学思潮有了近代启蒙色彩，具有反封建的民主萌芽。然而比起晚明李贽等思想家对

2) 汤显祖，《牡丹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3月，前言第3页。

3) (清)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4月，第149页。

情欲美学的多元丰富阐释，清代的情欲美学思潮只能算作余波，晚明的情欲美学浪漫色彩浓厚，而清代的情欲美学则重在批判。

明清情欲美学思潮是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时期兴起的代表市民阶层正常人性追求的进步性美学思潮。它带有反封建的近代启蒙色彩，它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纲常，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价值和自然人性、情欲。情欲美学，顾名思义，情、欲是它的具体表现。这里的“情”是本真的自然生命之情，包括男女爱情，“欲”则指人的两性关系和本能欲望。所谓情欲美学是指以人的自然情欲为审美对象，关注人情欲本身的审美性。明清时期的情欲美学以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男女情欲为美学对象，注重表现世俗男女的情爱欲望，情欲趣味，关注人的情欲的世俗性，将日常世俗化的情欲审美化。这种情欲美学在审美风格上冲破了古典中和之美的束缚，而追求“崇尚激情、抒发愤懑、张扬个性、任性率真、强调创造、无所禁忌”的“奇险怪诞”之美。<sup>4)</sup>它超越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和谐规范，建构了一种新的强调主体意志和外在压力对抗关系的美学范式，最终实现了审美的解放。

明清情欲美学思潮在中国美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中国古代诗学审美形式的变革与转换，即从追求高雅趣味的诗文转向追求通俗趣味的戏曲小说，实现了中国古代美学由雅到俗的嬗变。明清情欲美学和世俗文学的盛行主要因为它们更能表现市民阶层的思想和欲望，更符合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和审美趣味，人们可以从其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世俗情趣，从而启发对生活的品味与思考。

明清情欲美学思潮的价值在于反叛宋明理学和封建纲常，推崇人的自然天性和本能欲望，大胆表现世俗男女的自然情欲，但这种情欲有时却表现为重欲、轻情，侧重男女感官欲望的宣泄和无约束的纵欲狂欢，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清情欲美学思潮主要局限于自然感性层面，它虽肯定个体生命的感官情欲，但却滑向无节制的纵欲，缺乏对情欲本身的理性认知和深层人性反思，这与中国封建礼教的根深蒂固，人对自我本性、欲望的认知以及情欲美学自身力量的薄弱都有一定的关系。此外，明清情欲美学虽具有对传统的破坏性，但缺少一种理性思维体系的建

4) 胡健，《论明清情欲美学思潮》，《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西北师范大学，2000年9月第37卷第5期，第22页。

构，这与中国民众自我觉醒程度不高，近代民主社会形成条件欠缺，新的价值理性难以生成等因素密切相关。

尽管明清情欲美学思潮有其局限性，但并不影响它在中国古典文学史和美学史上的价值意义。它尊崇李贽的童心说，肯定人的生命本性和真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真人的觉醒。它追求美、真统一的价值取向，反映的是一种大胆突破礼教禁欲的市民文化，它贴近世俗生活，拥有广大的市民受众面，在普通的平民百姓中间有着极大的影响，这种情欲美学思潮预示了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向，影响了一系列明清文学作品，给后世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 2) 情欲美学与明清文学

明清时期兴起的情欲美学思潮对明清文学创作影响较大，明清情欲美学是明清文学的思想基础，明清文学则是情欲美学的审美表现。“从审美趣味上讲，明清情欲美学思潮推崇表现人的情欲趣味。不再是言志抒情，不再是说理载道，而是活生生地带有世俗色彩的人之情、人之欲、人之日常趣味、人之世俗生活”，<sup>5)</sup>这构成明清情欲美学思潮的审美追求，较大影响了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的审美取向。明清情欲美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小说、戏曲，如《金瓶梅》《肉蒲团》《牡丹亭》《红楼梦》《聊斋志异》《十二楼》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四大奇书之一，书中有大量市井人物的日常情欲描写，作者通过大胆的世俗情欲描写表现出对封建礼教文化的蔑视、批判和对自然人性的肯定，但小说也流露出负面的纵欲倾向。小说通过描写西门庆纵欲于三女（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之间，最后走向毁灭的故事，表达了一种独特的情欲美学思想，即禁欲是不合理的，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但是纵欲淫欲更是伤身伤神的，过度纵欲最终将走向个人的灭亡。《金瓶梅》中的性描写虽从自然人性出发冲击了传统道德与审美的禁忌与规范，但却流露出对性的玩赏心态，特别是有关“性”的自然主义描写过于露骨猥琐。

5) 胡健，《情欲美学与明清小说》，《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淮阴师范学院，2004年1月第1期第26卷，第107页。

缺少一种自然健康的性观念，没有将“性”升华为美，缺乏对性欲本身的理性思考和审美建构，这使其情欲美学价值有所减弱。

与《金瓶梅》有共同之处的是李渔的《肉蒲团》，书中的未央生为了纵欲曾经改造自己的生殖器官，但最终却因自己的发妻成了妓女而幡然悔悟，断了尘根，步入空门。这也体现了李渔的一种思想，即崇尚对欲望的解放，但绝不能纵欲。此外在汤显祖的戏剧《牡丹亭》中，作者表达了对男女之间“至情”的推崇，杜丽娘的死而复生，正是因为这份“至情”。男女之情本是纯真美好之感情，源于人的自然天性，不应被封建礼教纲常所束缚，因而剧中杜丽娘在游园中怀春之情萌发，梦中大胆释放自己的本能情欲，勇于追求两情相悦的爱情，最终这种至情超越生死界限得以实现。汤显祖在此借至情论表达了他解放天性，尊情重欲的独特情欲美学观。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中的木石姻缘所体现的也是一种“至情”的爱情观。宝玉的“情不情”（博爱、泛情）和黛玉的“情情”（专情）正是“至情”的最佳体现。木石姻缘中宝黛惺惺相惜的知己之爱、灵魂之爱是曹雪芹心中真正的爱情观，而宝玉和宝钗的金玉良缘则是作者所摒弃的封建正统世俗婚姻，可见曹雪芹崇尚的“情”是对汤显祖“至情”的继承和发展，它追求人性的自由尊严和生命本体的真情，带有了近代民主色彩。但它却少了汤显祖情欲美学的浪漫青春气息，而充满了苍凉伤感的悲剧色彩。晚清时期的蒲松龄屡试而不中，对封建正统思想有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他的《聊斋志异》在说鬼谈狐的世界中塑造了一批大胆释放自身情欲，勇于追求自己爱情的狐女，如《红玉》《婴宁》《阿宝》等。这些人物大都以情欲为本，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体现了蒲松龄蔑视封建礼教，追求情欲解放，推崇爱情自由的近代情欲美学思想。

综上观之，明清文学中的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形式大都表现了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天性，崇尚情欲，以情欲为美的美学思想，下面将以李渔的短篇小说《十二楼》为主，分析其情欲美学的具体表现。

### 3.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具体表现

李渔的小说《十二楼》是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十二楼》的写作理想是以风情之口述道德之意，这里的“风情”多指男女之情欲，但“道德”并非传统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指世俗生活环境中人们自然遵循的日常行为准则和规范，即百姓日常生活之道，这是一种相对自由开放的自然人性道德。李渔虽然赞同男女之间的情欲解放和自由恋爱，但他反对纵欲，提倡适度情欲，以符合自然人性和世俗生活之道，他认为将男女风情和自然人性之道融为一体，才是真正的风流。风情与道德的统一，重情又不纵情正是李渔情欲美学思想的独特表现。明清时期描写男女之情的小说数不胜数，其中李渔的《十二楼》独树一帜，它以其独特的情欲美学观冲破了封建礼教传统的禁锢，大胆描写了男女以及男男之间的自然情欲，作品不仅具有趣味性和审美性，还具有劝诫性。

在《十二楼》中，描写情欲题材的共有七篇，分别是《合影楼》、《夺锦楼》、《夏宜楼》、《萃雅楼》、《拂云楼》、《十叠楼》、《鹤归楼》，其中《萃雅楼》是描写男男同性之恋的，其余六篇都是描写男女之情的。下文将分别论述这七篇小说中情欲美学的具体表现。

#### 1) 反对禁欲——《合影楼》

《合影楼》主要反对的是封建禁欲主义。小说中的风流才子屠观察和道学先生管提举本是一门之婿（一对连襟），但两人却性情相反，矛盾已久，因为一个讲风情，一个讲道学，如书中所说：“听过道学的，就怕讲风情；说惯风情的，又厌闻道学”。<sup>6)</sup>因此，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心怀芥蒂。之前这对连襟还住在同一处宅子里，在岳父岳母死后，迅速地把家一分为二，筑起高墙彼此互不干涉，只有中间的池子相通。后来管提举多心，怕他的连襟偷窥，在水底下立了石柱，水面上架了石板。却不料两家的儿女珍生和玉娟同在水阁旁游玩，从水面上见到彼此的影

6)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3页。

子，发现两个是一般模样，于是心生爱慕，一见钟情，并通过影子进行交流，互表爱意，互诉衷肠。后又互赠诗笺，以荷叶为舟相互传递，终至订下终身。

虽然双方家长明令禁止两人相见，但他们还是彼此相爱，这跟礼教无关，跟封建思想无关，只是因为一份真“情”，这份情跨越了两人之间的那道高墙，珍生甚至不惜游过水池去见玉娟，两人爱得如胶似漆，通过和诗来表达彼此的情感。虽然两人勇敢冲破封建礼教的禁欲观，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但这份真情却为玉娟的父亲管提举所不许，他觉得“素性不谐，矛盾已久。方著绝交之论，难遵缔好之言。”<sup>7)</sup>道学先生管提举尊奉封建礼教道学，他与讲惯风情的屠观察在性格、思想上背道而驰，因此他从封建礼教道德的角度反对珍生和玉娟的自由爱情，禁止二人往来。这种迂腐的道学思想让这段爱情几经波折，最终在路公的谋划下，两家才尽释前嫌结为秦晋之好。管提举面对女儿的婚事时说：“这等看来，都是小弟治家不严，以致如此。空讲一声道学，不曾做得个完人。”<sup>8)</sup>这其实侧面反映了管提举尊崇的“道学”就是阻碍珍生和玉娟姻缘的主要原因。封建的礼教道学禁锢了男女之间的自然天性（爱情情欲），违背了正常的人情、人欲，这种禁欲的道学观远比现实的高墙更可怕，危害更深，它从思想、精神层面对个体生命进行了异化和束缚。

李渔反对禁锢男女之间的感情，《合影楼》主要表现了他反禁欲的情欲美学观。他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说：“终日不见可欲而遇之一旦，其心之乱也，十倍于常见可欲之人；不如日在可欲之中，与此辈习处，则是司空见惯矣！”<sup>9)</sup>《合影楼》最终的结局预示着男女之间的那道高墙倒塌了，男女之情并不是筑起一道高墙就可以阻隔的，也不是封建礼教能够禁绝的，人的情欲尤其是男女之情是合乎自然本性的，是人的自然欲求和人之天性，也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李渔在《合影楼》开始就说：“男女相慕之情，枕席交欢之谊，只除非禁于未发之先。若到那男子妇人动了念头之后，莫道家法无所施，官威不能摄，就使玉皇大帝下了诛夷之诏，阎罗天子出了缉获的牌，山川草木尽作刀兵，日月星辰皆为矢石，他总是拼了一死要去遂了心愿。”<sup>10)</sup>李渔认为男女之间的真情和情欲一旦发生是任何礼教道

7)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9页。

8)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7页。

9) 李渔，《闲情偶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第372页。

德、皇权官威都无法阻止的，他在此肯定了男女之情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并强调了男女之情作为一种强大的人性原欲所具有的强力和不可战胜力。

基于此，李渔在小说中反对封建禁欲思想，肯定男女的自然本性和正常情欲，追求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好结局。他认为无论是儒家的礼教纲常还是道家佛家的超脱世俗、清心寡欲，都表达了一种禁欲的思想，即否定人的自然欲求，禁止男女之间的正常情欲。李渔在此通过小说嘲讽了封建禁欲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批判了其反人性、反人道的本质。李渔认为“情欲”的价值就在于它合乎人的天性，符合基本人道，因此要肯定情欲存在的意义。李渔在《合影楼》中通过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反抗封建礼教道学的束缚，反对禁欲，主张解放人欲，追求男女自然情欲的释放。李渔认为男女缔结婚姻的根本不在礼教道德，不在等级门第，而在于男女之情和男女之欲。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欲字，婚姻应遵循男女各自意愿，自由选择钟情之人结合，不应被外在因素束缚阻碍。李渔这种情欲美学观开放自由，以自然人性为本，尊情重欲，符合人道，体现了一种开明进步的近代人学、美学思想。

## 2) 反对包办婚姻——《夺锦楼》

《夺锦楼》是《十二楼》中最短的一篇，整篇文章只有一回，其思想也很明确，就是反对包办婚姻。武昌的鱼行经纪钱小江和妻子边氏性情不和，二人虽丑陋愚蠢，但一对双胞胎女儿却生得标致聪明。在给女儿选择夫婿时两个人各行其是，不让对方知道，结果两个女儿竟然许了四家亲事，因此争执不下，最后讼到官府。官府刑尊代理此案，看到四家儿子都丑陋不堪，实在难与二位美女般配，于是怒斥小江夫妇视女儿终身为儿戏，撤回四家亲事。之后刑尊下令以二女为锦标进行举考，最优的未婚男子可以得到二女，最后得到二女的是袁士骏和郎志远两人。但郎志远的文章却是袁士骏所作，而袁士骏又命犯孤鸾，于是刑尊便把两个女子都许配给袁士骏，这样既促成一段姻缘，又不犯孤鸾。

中国的封建包办婚姻提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男女之间是否有爱情却从不

10)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2页。

重要，重要的只是生辰八字、家世的匹配，因此便有了类似《梁山伯与祝英台》之类的悲剧，《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也是经历了一次死后还魂才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由此可见包办婚姻的遗毒。李渔反对包办婚姻，在此篇文章开头，他作了一首词表明其观点：

“一马一鞍有例，半子难招双婿。失口便伤伦，不俟他年改配。成对，成对，此愿也难轻遂。”<sup>11)</sup>

这首词，单为乱许婚姻、不顾儿女终身者作。李渔提倡自由开放的婚姻，主张男女自由相爱而结合，男女应在彼此相爱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婚姻，而非父母包办，这种思想在之前的《合影楼》已有体现。如果像小说中的小江夫妻，不顾女儿的幸福，强行进行婚配，这样的婚姻必将是个悲剧。婚姻是男女之间的一种合法契约关系，而维持这种关系需要的并不是八字、家世，更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爱情和责任。男女双方只有彼此有真情，才会甘心为对方付出，为婚姻负责，爱情是维系婚姻的根本纽带。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稳定来源于每个家庭的和睦，而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关系是最主要的，只有夫妻真心相爱，彼此和睦，家庭才能幸福。

小说中的钱小江夫妻毫不顾忌女儿的终身幸福，丝毫不考虑女儿的个人感情和意愿，强行包办其婚姻，任意支配女儿的命运，将女儿当成婚姻的工具，任由其随意许配。此外，刑尊以二女为锦标进行举考，将二女许给夺锦的袁士骏这一举止也是封建制度下包办婚姻的一种形式，同样是反人性，反人道，违背了男女的自然天性和情感欲求。中国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将男子、女子非人化、物化，将其视为可以随意交换处置的物品，抹杀了男女的自然天性和正常情感欲望，使世间男女成为婚姻中的工具和牺牲品，造成无数爱情悲剧。李渔写《夺锦楼》的目的就是嘲讽世事，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男女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这种大胆进步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反映了李渔独特的情欲美学思想。

### 3) 偷窥——《夏宜楼》

11)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20页。

《夏宜楼》中的女主人公詹嫫嫫的父亲是一位受封建礼教影响颇深的乡绅。

在女儿詹嫫嫫年方二八之时，怕其怀春，便让她做了一个女先生，教家中的女伴们念书识字，而詹嫫嫫“自己知道年已及笄，芳心易动，刻刻以惩邪遏欲为心”，<sup>12)</sup>便也认真教这些女伴念书。女伴们在荷花池中洗澡被她发现，她怒斥了她一顿。这时的詹嫫嫫，是一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少女，然而男主人公瞿佶的出现，则让她的内心和情感发生了改变，由原先的尊奉礼教纲常变成赞同男女之情，机智自主的选择爱情和婚姻。

小说中的瞿佶是个风流才子，他有心寻觅绝色美女为妻，一开始就看中了美貌端庄的詹嫫嫫，对她心生爱慕，有情有欲，便托人说媒，并保证自己一定能考取功名来迎娶詹嫫嫫，这使得詹嫫嫫芳心已动，瞿佶中了经魁之后，她更是喜不自胜，并且还害了相思病，而由于传统礼教的束缚，她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这份相思的煎熬。此时的詹嫫嫫已经对瞿佶动情，二人是两情相悦，彼此钟情。在这段描写中，李渔突出了男女之“情”的主旨，风流才子配绝代佳人，成就一段美好姻缘，这是李渔心中所向往的理想爱情模式。

小说在描写完男女之间的“钟情”之后，突然转变了叙事的方向，开始着重描写瞿佶的“神眼”（即用西洋望远镜进行偷窥）。瞿佶利用望远镜偷窥到了詹嫫嫫的所有所作所为：训斥荷花池洗澡的女伴，相思成疾，赋诗停笔等等。这让嫫嫫大为吃惊，并且怀疑他是神仙，惊叹之余更是动情愈来愈深。但她却不知道瞿佶并非神仙或有什么“神眼”，这一切都是他用望远镜偷窥的结果。瞿佶买到望远镜后开始登高偷窥，目的就是寻找绝色佳人为妻，这种用望远镜偷窥的行为主要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求色、求情之欲，这是一种男人喜好美色的本能情欲。他看上詹嫫嫫，主要因为她“月貌花容，又在诸姬之上，分明是牡丹独立，不问而知为花王”，<sup>13)</sup>可以说他对詹嫫嫫的情首先是一种对美色的欲望。

瞿佶在与詹嫫嫫成婚后，喜好美色的欲望愈发不加掩饰，他利用当年偷窥到的荷花池洗澡之事来跟女伴们调情，其强烈的情欲之心已完全坦露。而婚后的詹嫫嫫

12)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2页。

13)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59页。

在得知瞿佶用望远镜偷窥的真相之后，并没排斥厌恶这种偷窥行为，也没认为这有什么不好，这其实也从侧面体现了女性自身情欲的一种解放。瞿佶通过“偷窥”来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心，这在李渔看来是一种释放自然人欲，获得情欲满足的正当行为。李渔对这种偷窥行为的赞同也体现了他解放人欲，肯定人的本能欲望的独特情欲美学观。

#### 4) 龙阳之癖——《萃雅楼》

龙阳之癖是男男同性之恋的代称，这个说法起源于战国时期魏国国君魏王的男宠龙阳君，龙阳君姿色过人，魏王对其宠爱有加，之后便将其形容男男之情。在《萃雅楼》中，金仲雨和刘敏叔共同享有一个“龙阳”——权汝修。而权汝修则是“生得面似何郎，腰同沈约，虽是男子，还赛过美貌的妇人，与金、刘二君都有后庭之好”。这两人“合着一个龙阳，不但醋念不生，反借他为联络形骸之具”。<sup>14)</sup>由此可见李渔对男男之情并不排斥，在他眼中这是一种正常的可理解的人性欲求。

权汝修是一个貌美的男子，在李渔笔下，男人对于一切美的事物都是有欲望的，无论男女，这并不是是一种变态的情欲观，而是一种开放的欣赏美的独特情欲观。男男相恋自古有之，封建礼教将其视为病态，然而在情欲面前它却是一种正常的人之欲情。一个美男子同两个男人有后庭之好，并且他心甘情愿，钟情于二人，在此人性中的同性情欲已超越了性别和礼教。书中还提到“金、刘二人各有家小，都另在一处，独有右汝修未娶，常宿店中，当了两人的家小，各人轮伴一夜，名为守店，实是赏玩后庭花。日间趁钱，夜间行乐”。<sup>15)</sup>权汝修之所以未娶，是因为他对金、刘二人有“情”有“欲”，他们已经能满足他的情感和欲望。而金、刘二人则各有妻妾，这表明二人既沉溺于男色，也迷恋于女色，只要是美色，他们就都有欲望，这种另类的情欲观在当时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也是合理的。

权汝修的美貌不仅满足了金、刘二人的欲望，还引起了严世蕃的注意。这篇小

14)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93页。

15)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94页。

说的背景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当时奸臣严嵩把持朝政，其子严世蕃自然是为非作歹，听说权汝修生的貌美，便想要占为己有。然而权汝修并不是一个可以被任何人随意玩弄的男子，他可以满足两个朋友的龙阳之欲，却不愿随便滥交，他说：“烈女不更二夫，贞男岂易三主。除你二位之外，绝不再去滥交一人。”<sup>16)</sup>这句话体现了李渔对于情欲的两个观点：第一，权汝修之所以愿意同时满足两个人的欲望还宁愿自己不娶，是因为他对这二人不只是直接的欲望，还有一些真“情”在其中。在李渔看来，男男之间也可以有真情。撇开严世蕃胡作非为，残害忠良不谈，他对于权汝修来说就是个陌生人，权汝修对他没有任何的“情”，而之后严世蕃把权汝修私自阉割的行为更是让权汝修痛恨不已，此时的权汝修对严世蕃只有仇和恨。第二，李渔反对禁欲，他笔下的男女都是世俗食色男女，都有本能欲望，但这并不是纵欲，这与《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的纵欲有天壤之别。李渔反对纵欲，因为过度的纵欲会造成自身的毁灭。权汝修虽有龙阳之癖但他却钟情于二男，不滥情纵欲。在被骗到严府服侍严世蕃之后，他“见了金、刘二友，满面羞惭，只想要去寻死”。<sup>17)</sup>这表明他是一个有尊严有羞耻感，有情欲底线的人，并不是一个随性纵欲的人。

权汝修被严世蕃阉割后占为己有，他对严世蕃恨之入骨，私下记录严氏恶行进奏给皇帝，并到法场痛斥严世蕃，他的这一系列行为都表明他对严世蕃只有恨，而没有丝毫的“情”。可见李渔笔下的食色男女并不是过度纵欲的男女，而是具有人格操守和情欲底线的男女，他们虽重情重欲，却不滥情，不纵欲，凡事都遵循自然人性之道，这也是李渔《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独特性之一。

##### 5) 好美色——《拂云楼》

《拂云楼》通过描写青年秀才裴远对两位绝色佳人的迷恋与追寻呈现了李渔另一种独特的情欲美学：好美色，即对美人的喜爱与执着追求。这种美学观蕴含了作家内心对美的欣赏和肯定。小说中李渔通过对丑女和美女的对比性描写，表现了自

16)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99页。

17)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00页。

身对美的推崇。小说中男主人公裴远的第一任妻子封氏是一个丑女，她不但生性丑陋而且无自知之明，喜好浓妆丽服地卖弄风骚，这让裴远对其十分不如意。端午节封氏在西湖游玩，故作扭捏丑态引起他人讪笑。李渔在此写了一首《西江月》对其进行嘲讽：

“面似退光黑漆，肌生冰裂玄纹。腮边颊上有奇痕，仿佛湘妃泪印。指露几条碧玉，牙开两片乌银。秋波一转更销魂，惊得才郎倒褪！”<sup>18)</sup>

由于封氏相貌丑陋，故作姿态，引人厌恶，因此她摔倒后无人愿扶，旁边男子嘲笑不断，连裴远自己都觉得无比丢脸。此时作者笔墨一转，以鲜明的对照详细描写了扶起封氏的那两位佳人的美貌。“独有两位佳人，年纪在二八上下，生得奇娇异艳，光彩夺人，被几层湿透的罗衫粘在裸体之上，把两个丰似多肌、柔弱无骨的身子透露得明明白白，连那酥胸玉乳也在若隐若现之间”。<sup>19)</sup>这时众人便开始赞叹这两位绝色女子，裴远也偷偷的看，“只从扇骨中露出一双饿眼”，<sup>20)</sup>此处的“饿眼”可见其“色”，生动地表现了裴远好美色的本能欲望在被压抑太久后寻求释放的强烈冲动。李渔在此通过美和丑的强烈对比，表达了人作为欲望个体喜好美色的自然本能欲求，并肯定了这种欲求的合理性。

小说中裴远在见到两位佳人后便痴恋不已，封氏死后，裴远便开始寻找那两位佳人，想要与之成婚，没想到这两人就是一开始被裴家悔婚的韦氏小姐以及她的丫鬟能红。韦家觉得裴家嫌贫爱富，因而严词拒绝，但裴远却是铁心要娶，在被韦小姐拒绝后，他甚至愿意做出退让，不娶小姐只娶丫鬟能红，因为在他眼中这两位都是美女，娶谁都可以满足自己追求美色的本能欲望，最终丫鬟能红被裴远的诚心感动，也对其动了情，因而略施小计使韦家回心转意，促成这桩婚事，自己也成为裴远的妾室。成亲当晚裴远看到佳人在床，“就象饿鹰看了肥鸡，馋猫对着美食，那里发极得了！”<sup>21)</sup>可见他之所以想娶这两位佳人，主要是因为痴恋美色，渴求在美色中释放自然欲望。这里的情欲淡化了精神层面的情，而着重凸显了肉体层面的欲。

18)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13页。

19)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13页。

20)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14页。

21)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3页。

表现为一种大胆的好美色之欲，即肯定人追求美色的本能欲望，突出了人作为肉身的原欲。李渔通过对《拂云楼》中男主人公好美色的描写，表达了自身对美的赞赏和认同，肯定了人对美的事物所产生的身体欲望，强调了这种“爱美”欲望的自然合理性。作家把这种好美色的本能欲望视为人的自然天性和原始欲求，认为其合乎人的原欲，这呈现出独特的情欲美学观。

#### 6) 急色欲——《十香楼》

李渔在《十二楼》中塑造的才子不同于传统的道德君子，而是一种另类出格的才子，他们在婚姻上自由开放，重视自身的欲望满足，并急于宣泄这种肉体欲望。小说中的才子不是古板的书圣形象，而是有血有肉有人性欲望的世俗男子，他们既好美色，又有强烈的肉体欲望，他们追求美色与欲望的统一，但更注重肉体欲望的释放与宣泄，因而可以称之为“急色欲”之人。

《十香楼》中的姚戡就是这样一个重欲望宣泄的才子。姚戡第一次娶妻时，郭酒痴给他的婚楼取名为“十香楼”，“十香”当时被宾客们和姚家父子认为是娶一位夫人，九房姬妾的意思。却不想他第一位夫人虽然如花似玉，却是一个石女，这让姚戡在新婚第一夜就欲火焚身，无处发泄。他虽然觉得石女长得很美，符合他的好美色需求，但石女却无法满足他的肉体欲望，于是他父母把这个石女休掉，退回其娘家。李渔在小说中评论道：“可见世上怜香惜玉之人，大概都是好淫，非好色也”。<sup>22)</sup>石女回家之后偷偷换了自己的妹妹进了姚家，姚戡却不知道，欲火难耐中急于行房事，待到云雨过后方知不是石女，但是一摸皮肤粗糙，便又不满意，第二天起床一看，是个丑女，便更加忍受不了，甚至憎恶。可见这个女人虽满足了他一时的欲望，却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无法实现他对美色和肉欲的双重渴求。姚戡是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子，他希望他的夫人既可以满足他的欲望，又能够长得美丽，他是既好淫，又好色之人。而且从他急于宣泄肉欲中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情欲非常强的“急色欲”的男子，他虽然喜欢石女，但他更重视自身肉体欲望的宣泄与满

22)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44页。

足。因此，之后的三年里姚戩接连做了九次新郎都失败了，此时他才渐渐明白新婚之时郭酒痴所提的“十叠楼”是什么含义。在兜兜转转一番后，他第十次娶妻，竟又遇到了第一次的石女，两人互诉衷肠之后，才知道这些年所经历的波折。相处几晚之后，这女人因内心心急，无处宣泄，下体生起一疮，不料人道竟为之通，两人情欲因此得以满足。石女下体之所以生疮，是因为这个石女也动了欲心，但欲望无从宣泄，因而凝聚为疮，“疮”在此成为男女情欲的象征物和欲望宣泄的渠道，小说中的男女最终通过“疮”实现了肉体欲望的释放与满足。

《十叠楼》中姚戩的每一次娶妻都表现了他的“急色欲”，即追求美色和肉体欲望宣泄的强烈与急迫，这种“急色欲”的行为呈现出男主人公对美和欲望的双重渴求，这是人本能天性的自然流露。李渔在此表达了对男女情欲的独特思考，他认为男女之间的情欲是自然合理的存在，属于人的天性能，情欲作为人的自然欲求是强大的，无法压制的，男女应该自由宣泄自身的正常情欲，重视欲望的满足，只有人的正常情欲得到宣泄和满足，男女婚姻生活才能和谐发展。

### 7) 适度情欲——《鹤归楼》

《鹤归楼》是《十二楼》中描写情欲最富深意的一篇，杜浚在最后点评时说道：“此一楼也，用意最深，取径最曲，是千古钟情之变体。”<sup>23)</sup>

在这篇小说中，李渔将两位男主人公段玉初、郁子昌进行对比描写揭示情欲适度的重要性。这两人各娶了一位绝色女子为妻，但最后结局却迥然不同。二人所娶之妻本是宋朝徽宗皇帝所选之妃，徽宗因国事危急不便纳妃，两位美女才嫁给段、郁二人。因而段玉初婚后时时有一种忧患意识，他深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常在喜中带戚，笑里含愁，再不敢肆意行乐。就是云雨绸缪之际，忽然想到此处，也有些不安起来”，<sup>24)</sup>并且他认为，十分乐事，只好受用七分，还要留下三分，预为离别之际。<sup>25)</sup>所以在段玉初被徽宗命令出使异国之际，他表面假装冷漠绝

23)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74页。

24)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57页。

情，劝妻子再嫁，实则却是为了保护爱妻，使其在情感上免受夫妻离别之苦，避免其过度沉浸于夫妻爱慕之情而饱受相思之伤。这种适度的节制自己情欲的做法最终让他夫妻团聚，和好如初。可见，李渔提倡的情欲观是一种适度的情欲观，在段玉初身上就体现了一种克己节欲的思想。

若是一开始就纵情于色欲，那么在分别时就会恋恋不舍，心中牵挂太多，只会生成心病。俗话说，慧极必伤，情深不寿，大爱必亡。与段玉初相反的郁子昌即是如此。郁子昌生性风流，取了围珠之后，两人更是爱的难分难舍，离家之际一步三回头。正是这种缠绵悱恻的爱情使得他两度被徽宗皇帝刁难，最终回家之时，郁子昌因思念娇妻以致须发花白，饱受人世磨难，爱妻也因思念过度，忧郁寡欢而死。这体现了李渔的一种情欲观，即过度沉溺于男女之情会造成自身的毁灭。他认为男女相恋之情，不可过度，须加以控制，然后方可长久。特别是忧患时，应该以退为进，旷达自适。否则，事与愿违。李渔的《鹤归楼》是《十二楼》中最为成熟的作品，通篇的说理使得这篇文章含义隽永，它体现了李渔辩证的情欲美学思想，什么才是正确的情欲观？绝不是西门庆式的滥情纵欲，而是克制的、含蓄的情欲。李渔提倡肯定人的自然欲求和满足人的欲望，这里的欲望满足是指满足人的正常欲求，而不是沉溺于情欲之中难以自拔，男女之间虽然要释放情欲，满足各自欲求，但也要有节制，不能随性纵情纵欲，否则只能给自身带来伤害和毁灭。这体现了李渔对两性情欲的客观理性认知和辩证理解，呈现出进步的符合自然人性之道的情欲美学观。

## 8) 小结

综上所述，李渔《十二楼》中的情欲美学表现出了多样化的形态，如反对禁欲和包办婚姻，龙阳之癖，偷窥，好美色，急色欲，适度情欲等。这些情欲的多元表现形态从不同角度呈现了李渔独特的情欲美学思想。在《十二楼》中李渔主张以风情寄寓道德，如前文所述，这里的道德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礼教道德，而是一种相对开放自由的世俗人性道德，即百姓日用之道。李渔在小说中既崇尚男女风情，大胆

25) 李渔，《十二楼》，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58页。

肯定人的自然欲求，提倡情欲解放，又反对无节制的纵欲和过度的欲望宣泄。他主张一种自然的，适度的情欲和正常的欲望释放，这种情欲要符合世俗生活中的自然人性道德，要有一定的人性和情欲底线，而不是肆意无度的情色狂欢。在此李渔将风情（情欲）和人性之道有机统一，形成了他所认可的真风流，表达了他对情欲的独特理解。

#### 4.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产生原因探究

李渔的《十二楼》作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其中有关男女爱情、两性情欲的描写明显受到明清时期情欲美学思潮的影响。如前文所述，明清兴起的源自李贽、王阳明、汤显祖等人的情欲美学思潮是明清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提倡人性解放，尊重个人肉体生命的价值，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在这种情欲美学思潮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文学开始关注人的日常世俗生活，大胆描写自然人性 and 两性情欲，并强调男女情欲的世俗性、趣味性和审美性，因此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情欲”发展到极致，出现了众多写情、写欲的情欲文学。李渔《十二楼》受当时历史背景和文化思潮影响，其情欲描写大胆独特，别具一格，既重风情，又不违自然人伦，将风情与百姓日常生活之道相统一，呈现出一种别具特色的情欲美学思想。这种情欲美学的产生除受当时社会情欲美学思潮的影响之外，还有诸多其它原因，以下具体分述。

##### 1) 对美的欣赏

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转变促成了人们审美情趣的转变，文学体裁由唐诗、宋词、元曲发展到明清小说，大众的审美情趣也从高雅情趣转向了世俗情趣。世俗化、人性化的审美观导致了明清时期情欲美学思潮的出现。明清小说中情欲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开放程度可以从《金瓶梅》、《肉蒲团》等作品中得以呈现。人们

开始大胆欣赏美的事物，更多关注日常世俗化的美和情欲美，而对美的欣赏较多集中于对美人的欣赏，尤其是女子。

美人总是让人关注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江山美人的说法，美人与江山并列，可见其重要性。无论是“潘金莲”还是“杜丽娘”，无一不是美女。虽然人物性格、品行各异，但美貌是必不可少的。李渔的一生风流不羁，任性率真，爱酒，爱戏，爱美人，他笔下《十二楼》中的女子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闺秀淑女，而是独具个性的风情女子，有的虽外表端庄，却也会像少女一样怀春钟情，譬如詹嫔嫔；有的则勇敢追求自己的幸福，大胆突破封建教条的束缚，譬如能红。她们都是美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正常人性欲望的美人。李渔通过塑造这些性格各异的美女，表现了他对美人的欣赏。美女不只是才貌双全的女人，她们还是能够满足男性欲望的美人，在此美人承载了人类自然天性中的情与欲。作者由对美人的欣赏而引发对人的自然情欲的肯定和推崇，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情欲美学思想。

《十二楼》中的《萃雅楼》是一篇讲述男男同性恋的小说，也是最为特殊的一篇。在李渔眼中“美色”绝不仅是“女色”，也可以是“男色”。龙阳君权汝修的俊美相貌就让男人们产生了色欲和情欲。因此“好美色”在《十二楼》中是正常人性欲求的表现，毕竟对美的欣赏是人类一种普遍的情感，正因如此，明清时期才会产生这种独特的欣赏美色，以美色满足欲望的情欲美学。

## 2) 人欲的解放

明清时期宋明理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禁锢人们思想、情感的工具。宋明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要求人们克制泯灭自己的欲望，然而越是禁锢人们的正常欲求，人们越要释放自己的欲望，有时甚至以纵欲的方式进行反叛，因此禁欲的结果往往导致更加疯狂的纵欲，如《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纵欲就是对礼教禁欲的最好嘲讽。明代李贽等思想家反对禁欲，主张解放人的天性欲求，肯定人的本能欲望，在其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兴起了人欲解放的启蒙思想，情欲文学顺应这一潮流也逐渐盛行。

在这种开放自由的思想环境中，生性风流的李渔也积极提倡人性欲望的解放，反对压抑人的自然欲求。这种人欲解放思想表现在《十二楼》中就是对两性情欲的大胆肯定和对世俗才子佳人的塑造，这形成了李渔世俗性的情欲美学观。《十二楼》中的七篇情欲小说都以爱情、欲望描写为主，塑造了一群拥有七情六欲的世俗才子佳人。这些才子并不是清心寡欲之人，而是充满了强烈的情爱欲望，有些甚至是欲心很重的男子。女子也不是传统意义上优雅贤淑的大家闺秀，而是内心怀春，情欲涌动，渴望爱情和欲望满足的女子。男子们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各出奇招，而女子们也是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重视自身情欲的满足和自然欲望的释放，追求一种情、欲结合的世俗之爱。

李渔认为人都有本能欲望，食色是人的自然天性。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禁欲、灭欲是违反自然天性和人道的，禁欲的结果只能产生人性的扭曲异化和人格的分裂病态。因此他积极提倡解放人欲，肯定情欲存在的合理性及价值。在《十二楼》中，男女、男男之间的自然情欲是被肯定的，男子能大胆释放自己的本能情欲，可以用“偷窥”的方式追求美色，可以“好美色”、“急色欲”，也可以有龙阳之癖，这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本能欲望，是符合自然人性之道的。

李渔虽然主张人欲解放，但他却反对沉溺于情欲不能自拔，他认为耽溺于情欲最终只会毁于情欲，用情至深只会毁于深情。夫妻之道，在于情，在于欲，但并不是纵情纵欲。只有互相用情，满足人的正常欲求，但又不沉迷于情欲，夫妻之情才能长久，这体现了李渔中和、理性的情欲美学思想。

### 3) 商品经济影响

明朝末期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萌芽刺激了当时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加速了社会思想的解放，在这种开放的思想环境下人们提倡解放天性，张扬个性，肯定自然人欲。所谓食色，性也，物欲和情欲都是人的基本生存欲求和自然天性。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后，便开始追求情欲的满足。追求人的自然情欲是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下产生的一种正

常人性欲求。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了影响当时社会的人欲解放（即肯定自然天性，张扬正常情欲），还促使通俗文学如戏曲和小说走向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发展之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发展使得社会有闲阶层逐渐增加，他们以戏曲小说创作为其职业，迎合市场需求和读者喜好，追求世俗化趣味，注重文学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利润，这使文学具有了市场化和商业化色彩。明清时期戏曲小说家的职业性特征虽然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作家，但他们因受商品经济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也是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明清文学的商业性特征使其创作内容发生变化，改变了以往的言志载道和道德说教，而关注百姓的日常世俗生活和兴趣喜好，追求文学的娱乐大众性和消遣性。在这一过程中，娱乐化、大众化和商业化成为戏曲小说作品的重要特点。

此外，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化文学还影响了明清文学场域的生成与变迁。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了文学场的理论，他认为文学生产是由复杂的场域构成的，其中作家、作品、读者、批评、市场等组成了文学场的各种文化资本符号，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共同促进文学场的运行。在明清时期的商品化语境中，读者和市场这两种资本符号较大地影响了作家的文学创作。其中读者的阅读要求又决定了市场需求的导向，直接制约了作家的创作内容和美学倾向。明清受商品经济和人性解放思想的双重影响，民众崇尚人欲解放和个性张扬，读者大多喜好表现世俗化情欲的文学作品，文学市场为了吸引读者追求利润，大多以情欲文学为主，因而肯定人欲，追求情欲满足逐渐成为百姓世俗化、大众化的审美取向。在大众审美、读者需求和商业利润的共同作用下，明清小说戏曲开始大胆表现人的自然情欲、以世俗化情欲为审美对象，情欲文学开始盛行。

李渔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商业作家，他通过经营剧场、写小说戏曲来谋生，因此他的文学创作面向市场和读者，积极接受读者的要求，迎合读者大众的阅读喜好，强调世俗化的情欲表现。其小说《十二楼》以大胆开放、幽默风趣笔法表现男女世俗情欲，张扬人的自然欲望，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情欲美学风格。《十二楼》中

的男子大多是重情欲、好美色之人，他们多生于宦宦之家，物质生活富裕，深谙封建礼教之道。然而他们在遇到绝色佳人时，却抛弃了礼教纲常，而是大胆追求美色，设法满足个人欲望，这种欲望张扬的行为明显受到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下人性解放思想的影响。李渔《十二楼》中的男子虽然主张色欲满足和欲望释放，但他们并非西门庆式的纵欲无度，而是追求自然人性欲望的合理宣泄，他们的风流多情、重色重欲仍遵循基本的人性之道，有其人格和道德底线。

《十二楼》中体现的情欲美学也反映了李渔自身的生活态度和对情欲的独特理解。受明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李渔筹办家庭戏班，生活富足，这让他曾经拥有一段风流富贵的生活，也曾美人在怀，一掷千金。在富裕的物质生活中他开始追求人性的自由，情感的释放和欲望的满足，开始崇尚情欲之美，肯定人的自然天性和情爱本能。《十二楼》中形态各异的两性情爱描写就是对作家独特情欲美学思想的真实写照。

#### 4) 末世享乐思想

李渔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当时的明王朝已近末世，社会动荡腐败，声色犬马盛行，礼崩乐坏，传统的礼教道德思想已经起不到维系社会安定的作用，而且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足，在这种末世的浮华环境中，人们开始追求一种人欲释放和享乐主义。面对王朝的改朝换代，许多人都是怀有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享乐的人生态度。李渔本身就是一个自由潇洒率真随性的人，明王朝的凋零近在眼前，传统的礼教已然无法束缚住他，因而他笔下的人物也就不拘于封建礼教，而是自由表达爱意，大胆张扬情欲，直接宣泄欲望，形成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小说中的偷窥、好美色、急色欲的欲情男子和有龙阳之癖的男男之恋都充分表现出了一种末世的情欲享乐色彩，这也流露出作家内心对情欲释放、及时享乐思想的认同。因为社会动荡、王朝衰亡让李渔认识到人生无常，命运难测，在无法掌控的人世面前，为了让自我的心灵、情感暂时得到慰藉，他主张把握当下，及时享乐，纵情于自然欲望，方不辜负人生韶华，因此李渔曾经赏佳人，尝美食，阅美

景，任情率性享受人生，活似神仙中人。李渔这种及时享乐的人生态度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和美学观，因此他在《十二楼》中大写男女之情，人性之欲，强调情欲本身的合理性和价值，崇尚自然情欲的释放，形成一种独特的情欲美学观。

### 5) 小结

综上所述，《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产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明清时期兴起的情欲美学思潮是《十二楼》情欲美学产生的思想基础，此外，作家自身追求美、欣赏美的风流不羁的个性，以及人欲解放等启蒙思想的流行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文学商业化及末世享乐思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了李渔《十二楼》中情欲美学思想的产生。

## 5. 《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价值和局限

《十二楼》作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上乘之作呈现了李渔不同于世俗的情欲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情欲美学。这种情欲美学表现为反对禁欲，龙阳之癖，偷窥，好美色，急色欲，适度情欲等多种形式。其产生原因主要有明清情欲美学思潮影响，作家对美的欣赏，社会人欲解放，商品经济发展以及末世享乐思想等诸多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其中李渔商业作家的身份及创作心理也影响了《十二楼》中情欲美学的表现风格。李渔作为一个职业作家，他以文学创作进行谋生，这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心理，即以市场和读者需求为导向进行创作，积极满足读者的喜好兴趣。明清商品经济和情欲美学思潮的发展使当时读者的阅读喜好集中于世俗化的男女情欲，因此李渔在《十二楼》中大量表现男女的世俗情欲，情欲成为小说创作的重心。《十二楼》中基于商业目的的情欲描写既有价值又有不足，价值在于它对男女世俗情欲自然性和合理性的肯定与推崇，不足则是它有意迎合读者的情欲猎奇心理，重色欲宣泄而轻情，大众娱乐性强，忽视对情欲的理性认知。

综上所述,李渔《十二楼》中的情欲美学价值与局限并存。其价值表现为它对传统爱情观和明清欲情文学观的双重突破与超越。中国传统小说提倡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之间并无自主选择爱情的权利,主要是遵循传统的封建礼教,男女正常的情欲受到压抑和束缚。而李渔的《十二楼》则体现了一种开放自由、大胆先进的情欲观,它突破了传统爱情小说的局限,提倡自由恋爱,解放自然人性和本能情欲,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李渔虽然赞同男女之间的情欲解放和自由恋爱,但他反对过度纵欲,而提倡适度情欲,主张有节制的约束自身无限膨胀的欲望,以符合自然人性和世俗生活之道,他认为这样的爱情和情欲才能长久。正如李渔自己所说:“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作妨伦背理之事,方才叫做真风流。”<sup>26)</sup>其意是指不违背自然人性和世俗生活常理,不随性纵欲的情欲才是真正的风流。李渔通过描写男女风情故事来规劝民风,批判当时社会的人性纵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李渔《十二楼》中的情欲美学不同于传统爱情小说对人欲的压抑,也区别于明清时期过度纵欲的人情小说,它既肯定人的自然情欲,又反对滥情纵欲。这种有节制的情欲美学观回应了明清时期情与理的矛盾冲突,质疑了宋明理学对自然人欲的否定和压制,肯定了两性之间的正常情欲和自然欲望,其情欲叙述大胆开放,形成了独特的情欲美学风格,而且这种情欲美学还蕴含了中国近代文学人性解放的思想萌芽,具有重要的文学、美学和社会文化价值,为后世的情欲文学创作树立了新的典范。

李渔《十二楼》中的情欲美学虽具有其独特价值,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受明清情欲美学思潮重欲轻情的影响,它侧重对欲望的表现,这种欲望多以男子对美色的喜好和欲望宣泄为主,美色和欲望成为情欲描写的重点,而对情欲中情感、心灵、精神层面的真情至性则关注较少,这是其不足之处。此外,《十二楼》中的男女爱情仍是一种才子佳人式的大团圆爱情,才子配佳人的中庸和谐之爱是李渔心中的理想爱情。可见李渔虽然接受了当时进步的启蒙思想,但他内心仍受封建道统思想影响,企图以爱情进行道德说教,教化百姓。而且其爱情观也较为通俗浅薄,主

26) 李渔,《李渔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368页。

要表现为求才或求色求欲，没有将爱情上升到一种精神层面的生命真情和灵魂共鸣，缺乏对男女独立人格和自由平等精神的追求。这些都反映了作家自身的时代局限性和思想矛盾性，由此可见李渔对爱情、情欲的认识和理解仍具有封建色彩，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意识。

## 參考文獻

- 陈确, 《陈确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4月。
- 付晓丽, 《李渔小说〈十二楼〉研究》, 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10年5月。
- 胡健, 《论明清情欲美学思潮》,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7卷第5期), 西北师范大学, 2000年9月。
- 胡健, 《情欲美学与明清小说》,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6卷第1期), 淮阴师范学院, 2004年1月。
- 胡健, 《清代情欲美学论略》, 《通化师范学院学报》(第22卷第1期), 通化师范学院, 2001年2月。
- 黄果泉, 《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12月。
- 李渔, 《十二楼》,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10月。
- 李渔, 《闲情偶寄》,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5月。
- 李渔, 《李渔全集·第四卷》,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年10月。
- 李时人, 《李渔小说创作论》, 《文学评论》(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997年5月。
- 梁春燕, 《〈十二楼〉的道艺追求与李渔的人生定位》, 《人文杂志》(第5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2002年9月。
- 卢寿荣, 《李渔戏曲小说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3年5月。
- 骆兵, 《李渔的通俗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003年5月。
- 梅向东, 《中国古代诗学“情”论三变》,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1卷第4期), 安庆师范学院, 2002年7月。
- 秦川, 《论李渔〈十二楼〉的思想内容》, 《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明清小说研究中心, 1998年6月。
- 汤显祖, 《牡丹亭》,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年3月。
- 许建平, 《明清小说人欲表现特征及其嬗变》,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河北师范大学, 1999年3月。

- 徐凯,《好色、好货、率真——〈十二楼〉、〈无声戏〉中的尚情倾向》,《黑龙江社会科学》(第6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03年11月。
- 杨林夕,《明清通俗长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情欲观的演进》,《广西社会科学》(第10期),广西壮族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8年10月。
- 钟明奇,《论李渔“道学”与“风流”合而为一的情爱理想及其文化选择》,《明清小说研究》(第2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1998年6月。
- 钟明奇,《李渔情爱心理的文化哲学探析》,《中国文学研究》(第2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0年6月。
- 张蕊青,《李渔小说的“反流俗”与“媚俗”》,《明清小说研究》(第4期),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2004年12月。
-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2月。

## Abstract

### Study on the sexual aesthetics in “Twelve Towers” of Li Yu

Zhang, Qinfeng · Xu, Chen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terary thinkers, represented by Li Zhi, broke the traditional feudal ethics as well the Neo Confucianism, called for bold emancipation of nature, approved and respected the libido as a human nature, pointing out that the ‘heavenly principles’ is human nature. People began to face their own emotional desire, progressively realized the rationality of lust. Thus, Anti Neo Confucianism rose in Chinese society; it advocated for lust and a trend of sexual aesthetics, and soon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 nature’s emancipation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s a famous literateur who was in favor of sexual freedom, Li Yu’s opera, novel cre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so-called sexual aesthetics. “Twelve Towers” was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Li Yu’s short stories, embedding Li Yu’s unique sexual aesthetic view. The sexual aesthetics of the “Twelve Towers” was expressed through various forms like opposing abstinence and forced marriage, snooping, homosexual love, sheer admire of women’s charms and moderate lust. The emergence of such kind of aesthetics were partly due to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 the writer’s own appreciation of beauty, the sexual liberation in the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hedonism against the impending doomsday. The unique value of Li Yu’s “Twelve Towers” in sexual aesthetics was mainly represented by its breaking and surpassing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love and lust at that time.

The sexual aesthetics of Li Yu’s “Twelve Towers” was distinctive, not only from the oppression of people’s lust in traditional love stories, but also from the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affirmed the people’s natural desires, but opposed the abuse of it; that was to say, it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in both tradition and contemporary. This sexual aesthetics daringly responded the confliction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uman affection and the

Neo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t questions the negation and repression of natural human desire in Neo Confucianism. It contained the thought of human liberation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and its value was accepted in aspects of literature, aesthetics and society.

**Key words** : Li Yu; Twelve Towers; sexual aesthetics; liberation of human desire; aesthetic change;

투 고 일 : 2015. 5. 10. / 심 사 일 : 2015. 5. 15.~ 2015.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5. 6. 16.
--